大衆漫畫

大衆漫畫

創刊號

紀念創刊號定戶特別優待辦法

好消息

凡直接向本社預定全年者計洋二元寄費在內贈送漫畫書藉四大冊另再加贈章木郎一本共計實洋一元祇限收二百戶十一月二十日止過期無效（決不展期）良機莫錯上海寧波路永大銀行樓上國際廣告社內大衆漫畫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40 2825B

小白

本刊出版匆匆內容未致完善，編排缺點甚多，下期盡量改良務請同志讀者多多賜教爲盼

承各報主筆紛賜嘉言，足爲本刊生色，謹此誌謝

本期有漫畫預測一欄想爲讀者所歡迎是否長期繼續當視應徵者之成績而定

藝術天才

嚴獨鶴題

新聞報總主筆

言在畫外

張蘊和題

申報總主筆

深入淺出

潘公弼題

時事新報總主筆

畫裏陽秋

曾虛白題

大晚報總主筆

鍼砭世道

林柏生敬題

中華日報總主筆

FACE FRIEND
REMOVES FRECKLES
WHITENS THE SKIN

面友

白嫩去斑

外裝

紙盒

毛孔粗太者。皮膚必粗糙。及雜物侵入。卽生雀斑。今欲白皮去斑。非普通膏霜所可奏效。祗有「面友」可以勝任。因「面友」質料最細潔。含有貴重藥劑。滋潤而兼委斂。搽後立卽深入皮裏。使粗毛孔收縮。雀斑旣除。皮色自白。乾皮油皮皺皮用「面友」均妙。試搽數瓶。必見奇效。雀斑粗皮無不一旦根本消除也。(分大小瓶兩種)

▲各埠藥房商店礮廠均有出售▼

上海北京路二六六 百昌行總經理

認明「面友」二字庶不受欺

一絲微笑

錄破浪

藍的天，銀灰的雲；
曙光微露，糢糊地展開了一片原野。
已長得高大的稻葉，
給一陣微風吹過，
互相磨擦出一種動人的音曲，
是大自然的音樂。
這時農夫們已攜了鋤頭，
在田岸上走；
騰騰的脚步聲，
奏出了有力的曲調。
他們雖是昨天工作的筋疲力盡——
腰至今還有點酸；
可是一看見田中茂盛的稻，
臉上忍不住爬上一絲微笑。

二四。七，廿八

算命的盲者

幽巷裏飄來了三弦底聲浪，
落漠的秋光，掛在梧桐蕉黃的葉上。
小心地，踏着沉悒的步子：
飄忽在人生的旅途裏徬徨。
急奏如雨的弦音——
訴出了內必迫切的希望；
是誰？在身後揚着條生活的鞭。
摸素遍了大街小巷！
導路的竹杖，不斷地落在生活的途上……
睜大了盲目，祗視前途的渺茫！
沒有留戀的所在，
遺下了「使命」的失望。
喝了口料峭的西風；
一串饑餓的酸淚滚出心房。

九，六，一一三五。

◀蘇聯的招貼與漫畫▶

柯夫曼原著　金鑑譯

（一）蘇聯招貼的發展

十月革命後，招貼一開始便成為政治思想的 Agit-prop 手段和全國社會生活各方面情形的生動表現，直到今日，招貼仍是如此。

在沙俄時代，廣告和政治的招貼都不很發達，因此蘇聯招貼的初步進展，在某種範圍內，只是西方招貼已經過的階段而已。

這些無力的招貼缺少眞實的形式與語言，以及活生生的形象，因此最進步的作家都反對牠們，這就是爲新式招貼的鬥爭的第一戰，因爲製作一張招貼的不單是內容，而主要的是主題的繪畫的發展，這便是傳統的招貼的性質。英雄事蹟，各種妖怪，長翅膀的騎者，和飛女都不能表現革命後在社會生活上出現的新思想與觀點了，青年的招貼畫家用具體的革命實踐的主題事件來代替蔓延着的保守的象徵主義。蘇聯招貼用藝術家之直接參加政治工作而建立了。

一開始，藝術家就把諷刺當做給予招貼情緒効果的眞實手段。他們的初步工作便是貯積新的形像，創造許多新的招貼藝術的表現方法，那時的一大特色便是有名的電報局陳列圖畫的櫥窗（Show-window）—這些圖畫都是極端諷刺的，針對着當時迫切的問題．內戰時代的主要藝術家都是漫畫家：但尼 (Deni) 馬留丁 (Malyutin) 莫爾 (Moor) 切利米克 (Cheremnykh) 詩人馬亞闊夫斯基等人。

招貼與諷刺畫的煽動價值在于觀者的情緒能藉此迅速地受到影響。牠們顯示了暴露與詆毀敵人的任務。至于在藝術家一方面，諷刺的方法顯示了銳利地說明他的主題的任務，並幫助藝術家更切實更尖銳地了解現實，牠使蘇聯招貼畫家從舊招貼畫有害的傾向中解放出來，蘇聯的藝術家知道一方面引起羣衆注意威迫着的危險，同時更集中他們的注意于抵抗和動員戰鬥力量的號召。

「列夫」派藝術傾向所達到的成績是廣泛地應用于電報局櫥窗中以達到事之辛辣的特性描寫。這些成績在于色彩，動力的構圖諸方面，而主要地更在于形象與形式的單純粗簡，同時又不失其表現力。

（續下頁）

立體派，未來派和構成派都留下了不少此類模範，但是這些繪圖描寫的手法已從其抽象性解放出來，並用于供給政治主題以更多的辛辣之目的。

在恢復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五）招貼藝術的發展停頓了一時，招貼放棄了牠在（Agit-prop）中的頭等地位，而爲報紙與雜誌中的漫畫代替了，但尼、馬留丁，莫爾，切利米克，珂郭(Kogort) 李別迭夫 (Lebedev)等人都轉向這一新的藝術—漫畫。

▶生活線上的女人羣◀

吳優法作

（1）女工…向都會進發

（2）歌女…廣求知音

（3）女招待：『先生！泡壺茶好嗎？』

（4）神女…待估

（5）影星…不惜犧牲色相

（6）舞女…噠噠篷…噠噠篷

（7）縫裙婆…勞工的慈母

（8）女販…風雨無阻

（9）女乞…另一種人說：「好福氣的太太！」

恢復時期各社會層鬥爭的條件很複雜，也增加了創造偉大的，煽動的招貼藝術之困難，隨着私有貿易與營業競爭的發展營業與廣告招貼乃在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初年出現。

在蘇聯發展的兩個階段之邊界，招貼工作的困難總算渡過了：第一，因爲內戰的「老將」們如但尼，莫爾，切利米克等人都回來工作，又產生了一羣青年招貼工作者，如第因卡（Deineka）卡尼伏斯基（Kanevsky）和柯克尼克西派（the kuk riniskii註）。他們直到那時都在定期刊物上工作；第二，因爲照相技術的發展，滿足了顯示眞實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

註：珂克尼克西派爲三個藝術家共用的名字，他們便是珂普里亞諾夫（Kupreanov）克里洛夫（Krilov）和尼古拉素珂洛夫（Nikolai Sokolov）

此夏，諷刺又幫助了求得必須的政治語言，然而現在諷刺畫已有內戰時代招貼工作的偉大經驗，對於招貼工作的切實要求更加刺激了其藝術發展，形象要有政治意義，對於典型的工作就要嚴肅，而對於附屬物的選擇也要細心。

後數年，五年計劃的時代，創作了許多招貼，爲蘇聯藝術的重要作品，例如，但尼的到世界十月之路，切里米克的我們邊境衛兵的一架馬達，第因尼卡的我們自己必須做專門家，莫爾的我們必須暴露他們，珂克里尼克西派的德國社會法西主人之路，和卡尼伏斯基的作品等。

建設的階段特別着重藝術中「具體研究」並且「具體表現」我們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最先進的新人，即社會主義的建設者突擊隊，因而爲記錄性的照相準備了發展的好機會，照相在招貼藝術中得到初步成功後，却一時停止發展了，因爲照相發展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克魯契斯(Klutzis) 山金（Sankin）葉爾金（Yelkin）等人均證明不能適應這個新的問題：即招貼應有重大的政治辛辣性，而且牠們的形象必須更爲加强（這些都不是照相藝術所能達到的）因此年輕一代招貼畫家－陶爾古羅珂夫（Dolgorukov）留彼莫夫（Lyubimov）等人－集合了照相和畫圖，現在照相業的櫥窗中就陳列着這種工作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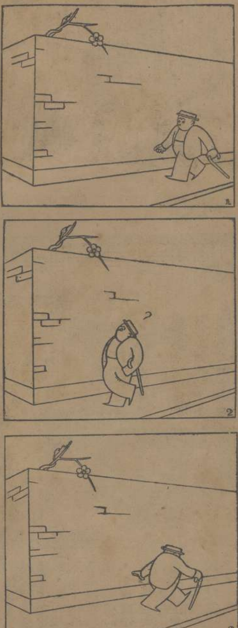
附註：此文共分四節，除第一節外，還有招貼的技術發展漫畫和招貼與漫畫家三節，在蘇聯招貼與漫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漫畫家是招貼畫家。漫畫放大了貼在大街上或公共場所，也就可稱爲招貼。漫畫在中國雖很流行，但招貼是平時不大見的，雖然在北伐時代招貼藝術也曾發達過，再利用照相于招貼藝術也是中國所未見的，但在蘇聯是到處可見的。所以上文也簡單介紹一點。請讀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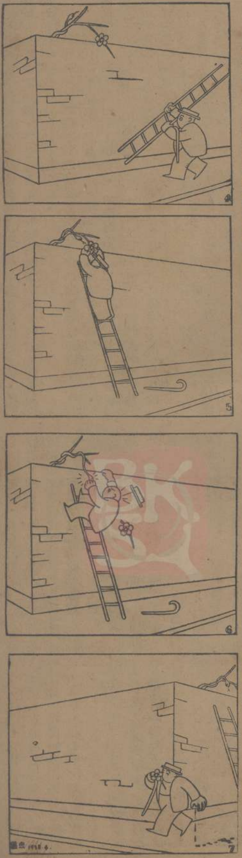
垂涎

林浪民作

★戀花者★

竺繼忠作





東江渡上

方殷作

傍晚，長隄沿岸正喧鬧地往來着一大羣的人，電炬閃着紅綠的眼睛，在輝映着珠江的濁流。珠娘們又嬌俏地在隄邊引誘行人了。

一聲沉長的汽笛聲，拖曳過珠江的河面，我們擠落在船艙里了。疎疎落落的人，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在船艙里出現：躺着的，伏着的，坐着的，和彎着腰在站着的……一點也不顯得熱鬧，冷落地，與長隄岸上的紛擾剛成了反面。

船開行了。像是一隻爬虫，慢慢地爬過了珠江橋底。汽笛又跟宰猪樣叫了一聲。

一盞極暗澹的馬燈吊在艙頂上，燈光微弱得僅把每個人照出個糢糊的輪廓。人們都似更有些疲憊？大都倒身就在艙板上睡去了。夜並未深，大概只是二更剛過了不久的時候。

「叨光水脚！」賬房里的夥計來收船費了，剛睡去的人又被喊

了醒來。

他們用脚尖輕輕地踢了踢睡得出神的幾個尷尬的搭客們，似乎是輕蔑而又善意地：「喂！鄉里，買飛哩！」

幾個人並不曾醒來，大約是故意吧，夥計們又用脚去挑了一下子：「喂，起來！買飛！買飛！」這趟，聲音可有點兒像吆喝了。

人是起來了，可是只揉了揉眼珠子，也不回答一聲，似是乞憐地朝夥計們望着。

有個堂客低聲地說了些什麼話，夥計立刻板起臉孔來，頻頻搖着腦袋：「不成，不成！不夠就剝衫！」

眞的，兩個像鴇母型似底女人，就在夥計間出現了，那個堂客終于毫無抵抗地被剝去了外衣。接着那幾個睡得入神的搭客也露出半個胳膊了。

等着夥計們走了之後，不知是誰哭駡了一聲！「丟那媽，看你沒工打的時候怎麼着？」

另外一個堂客在怨怒：「明天沒件面衫怎見得人呢？」

這些話，接着就被深沉的冷寂所呑噬了。江風輕輕地從外邊吹進來，想不到在如此炎熱的夏夜，在旅途上竟也有些兒冷意了！

沉迷不醒　　鄭中鉄作

牀第之間

林英强

月濾紗窗了，
伊的慵懶的睡態，
是僅有的閒嫻啊！
髮釵是半溜落的，
在那繡枕的角邊，
伊的貪圖是如願了。

夜永呢，
風欲剪滅微紅的燈哩，
料伊必是不堪此夜寒的。

路的分類

林英强

不知從何時爲始，
路就有了分類。
崎嶇的路，
跋涉是足使人疲憊的。
泥滑的路，
行踏是足使人困乏的。
惟泥滑與崎嶇的路，
雖使人疲憊困乏亦能遂旅
行的途程。
歷代只有戀的路，
是最難於步趨的。
試問有誰能夠輕易的
越過那荒沙茫漠的戀的路
？

他家的屋樓的欄檻，
是沒有如此的冷鬱的吧，
何以我却感着荒漠般的孤眠呢？

硬碰硬

都會的早晨　竺繼忠作

廬及羅衫是缺乏維護的力了，
拖取疊摺的錦被，
輕輕的遮蓋伊的膩體吧！

感傷的欄檻

林英强

寺樓的欄檻，
屈曲的纖腰，
是很疎近羅紈的。
歲月的移行就是這
樣的幽閴，
時日的跳溜也是那
麼的閑銷，
樓檻眞有莫白的沉
寃了、

露之落果是永久的輕微，
風之揚果是永久的細緻，
寺樓的欄檻就可能避了病損嗎？

件件精通

金法作

甲：一個奇怪的新聞！載說有人吃的飽死了。
乙：我第一個不相信！那是鬼新聞。
丙：飽會死？咱們倒可以累少這個啦！哈哈……
丁：飽會死，那未餓爲什麼也會死？
戊：他報紙的媽！騙人！
己：我倒很喜歡聽見這個新聞！哈哈……
庚：飽會死，餓會死，這才公平！
申：你們倒給牠騙了，牠揑造這個來嚇一嚇吃得太飽的人哩，哈哈……
全：哈哈，哈哈，……

水上交通之將來

周汗明作

家被水湮沒了

張鴻飛作

國難與國慶

陳靜生作

陸振聲作

社會人

拉的隊伍

酆中鉄作

陸振聲作

張慧作

布穀鳥喚回了五月

顧詩靈

布穀鳥喚回了五月。

去年，這當兒，我們的孩子誕生了。

那一天，天氣怪好。早晨跟着太陽爬起來，有馨香的南風，飄着玫瑰色的光。弄一點早膳下了肚，我走上學校去。因爲想省幾個錢，還沒請代的人，妻也照例帶了天天在膨脹的肚子到學校，鎖起門。我們沒有傭人，我上完兩課，下半天沒有課，回家，妻早回家了，弄午飯；還和平常一樣的沒甚麼要出生孩子的預兆。飯後，妻子上學校去，我留在家裏，改完了課卷，讀着書。打過四點鐘，一陣脚聲，從外面響進來。我聽熟了，知道是妻，向她望了望。

『晚上，我要住上醫院裏去；可是代的人……』

她懂得產科的，語氣一點也不猶夷。

『那再說罷！』我又對她望了望。

吃過晚飯，陣痛已開始了，我陪她上了隔得不遠的平民產科醫院去。那是早定好了的。

那個醫院是公立的，設備怎樣簡陋，是不好說的；可是，中國的官事，有着「朝裏無人莫做官」做的骨子，「拆爛污」，那是不消說，但我們却貪他費省，我們看定的，還是三等房間；可是倒好，頭二等房間兩三個，都給院長親戚，醫生太太佔了去，賸下的三等房間，闊人不要住，窮人（其實自已也是窮人）不敢住，十多個舖位都空着，只一個人，怪清靜。不過不周到些。

上了醫院，就上接產室。妻的肚子，一陣緊一陣的痛。每一陣痛的時候，拉長了聲叫，手握着我的臂滾；真使人怕。總算順利，八時進院，十一時，孩子產生了。後來，妻從接產室移進了病房，我也就走回了家，踏着朦朧的夜色。

這一晚我簡直睡不着覺，想着妻，想着孩子，想着……。天才有些亮，就起了身，一個人弄些東西吃了，等着太陽快些上升，好去看妻。有些興奮，又有些煩亂——其實也就是興奮——。興奮的，我們多了個人，世界上多了個人，這真是一個奇蹟。煩亂的——正因爲這是一個奇蹟，我們對這奇蹟怎樣？從此。

我決定不上學校，叫弟弟去代。妻的事，我上醫院去和她商量過了，就去見了她校長。

那個醫院，沒甚麼秩序，人，進出一點沒限制。我，一天到晚，走進走出，不知有着多少回。這麼，走了兩天，妻想到了孩子的名字，要我題。我閉着眼睛想，現代人講摩登，男子得叫「約翰」一般的，女子得叫「瑪莉」一般的洋名兒，我也得替孩子取得洋一些。妻也這麼意思。可是，總沒適當的。

我想，我想……孩子的出生，是奇蹟，這奇蹟真看不透，於是我想到了。文學上的 DaDa，也是看不透的奇蹟，這很如

特偉

孩子的出生，眞適合。而且把 DaDa，譯作「玳玳」，合作女孩子的名兒，比「瑪莉」這些洋名兒，或者更夠摩登。我把這意思，說給了妻，也同意，就這麽決定。

這是奇蹟，是看不透的奇蹟。我興奮，我也煩亂—其實也就是興奮。可是，這當兒，我接到了鄉下家宅的信，知道母親病了。這興奮就變成沉鬱。布穀鳥喚來了我們的孩子，也喊來了我母親的病。我看見自己的孩子，更要想到病的母親。我在當時出世了，他們（連父親）一定也當我奇蹟，現在輪到了我自己。然而，奇蹟在那裏？近中年的人了，連吃飯還不會吃，有時還要餓肚子，只累得家貧母親又病。這時，我只能對孩子睜着眼，好似問：「你的將來，可就是我的現在不是？」可是孩子不能對，我也猜不透，這是奇蹟，我興奮。但！想到母親，和母親當作奇蹟的我，我又沉鬱。我興奮，我沉鬱，我沉鬱，我興奮……

……

我念着母親，把給我代課的弟弟趕回去，自己在興奮與沉鬱的輪迴中，就一個人，從往學校上課，到家裏燒飯，做到上醫院去看顧妻和孩子，忙過了大約一個星期，妻帶孩子出了院，弟弟報告母親病已愈的信來了，心才靜了些。家裏多了一個孩子，半個傭人（蘇州俗有走做的女役，我稱她半個傭人），妻因體未復原而躺在床上，此外一切依然。可是，除非這奇蹟不給我興奮，要是給我一回興奮，我還是有一回沉鬱。

這些事，已過去一年了；現在，布穀鳥又喚回了五月。

我一聽到布穀鳥叫，便知道五月要來，我們的孩子一週歲了。我和妻，笑着說，很興奮：

『孩子快要週歲了，煑些麵，請請人？』

妻不響。好久，才笑出了一句：『你預備了多少錢？』

是的，時間是去了一年，我們又到了新的時代；然而，我們的生活，新到了那兒？住着的還是那麼暗暗的屋，所謂新的，僅是搬了個場，因爲貪房間多了個；可是電燈却改用了煤油燈，還多了一元錢一月的租費。職業，總算沒有敲碎飯碗，妻還在她的學校拿一年前同樣的錢。如此而已。於是我默然。

田地與農人　金沫作

到了，是去年，妻肚痛的那天，我們再不提：「今天是孩子的生辰」、早晨，各自像去年那麼的到學校去。散學回來，大家又是不提。可是我竟儼儼的發起寒熱來，連等二天上課都不能去。孩子的生辰，就這麼過啦！然而，孩子却快要會走了。

快會走的孩子，第一個生辰，在我們沒有進步的生活中，賊一般的溜過了。是布穀鳥喚回的五月。我憂鬱。從前，母親（該加上父親）認爲奇蹟的我，現在，竟連自己的奇蹟，把她第一個生辰都沒辦法的放過；而偏偏喚回五月的布穀鳥，又喚來了我母親的病。

一年後，布穀鳥叫着的時候，母親又病了。家更貧，親更……，我，他們的奇蹟，老是這麼。只有憂鬱地，看自己的孩子，默然地度着一周歲生辰，而空憶着母親！

五月廿日玳玳出生一週歲後三日

人生的把戲

（主角是我，旁觀者也是我）

華子

與其說人生是苦鬥，無寧說是彼此欺騙為愈。

欺騙的種類很多，例如大人欺騙小人，男人欺騙女人，以及女子欺騙男子等均是。欺騙的目的，則不外兩種，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的。

積極的欺騙，就是代自己吹牛，喚起他人的尊敬和愛慕。吹得好，可以有官做，有經理主任當，有有錢的女子來跟你。

至於消極的欺騙，則效力雖然遠不如積極的吹牛，但頗有幫助積極的欺騙之處。換言之，積極的欺騙，必俟消極的欺騙的並行而才得完成，——成功。而人生的把戲中，也被此消極的欺騙占大部份。它的範圍，比上一種廣大得多，同是男子對女子的欺騙，在最初是想「占有」及「獲得」女子，所以不妨積極些；但女子一到了手，就非施行第二步消極的欺騙不可了。由言之，就是不把自己的缺陷使對方知道。又積極的欺騙祇能對不相識的人，消極的欺騙則竟及於父子，夫婦，十餘年老同學之間。

人最怕的他人說出自己的痛疤。自古以來，常有把同志虐殺以絕後患的例。縱令不至虐殺，平常的人總怕有人來揭破他的本來面目，因為任何人都難保沒有缺點瑕疵的啊。更把此積極欺騙分析起來，又可區別為兩種。

第一是希圖掩飾自己的過失。其動機，倒未必是盡惡的。例如父母親在年少時做了壞事，不願使其子女知，免得其幼小的心上留下不良印象。或者自己目下雖成功了，但過去却做過了

不良事，或犯過了罪，因而竭力的防備他人發見，（囂俄的「哀史」中，把此意寫得多麼痛快！）

第二，却出自無謂的惡意了。自己從前是乞丐，一朝暴發了，最怕人家說窮。自己是和尚出身，却最恨和尚，自己是文人，最恨的也是文人。考其動機，無非是小氣和妬嫉。而支配着人生的悲歡的，也以此種欺騙居最多數。

因此之故，我得了一些人生的祕訣。與其向父母妻子多年老友求情，不若向與自己關係較薄的人去訴衷曲。因爲彼此愈相知，想欺騙的念頭也愈甚啊。

（本刊第二期有精彩貢獻）

漫畫預測應徵

（一）下列二畫，右題爲「劇本作者之煩惱」，另一無題。謹請讀者預測劇本作者之煩惱何故？無題畫之含義何在？

（二）凡應徵預測者須附郵票貳角寄「上海甯波路廿號大衆漫畫社」猜中者酌贈價值八角之薄酬及本刊第二期一冊。如無猜中，亦寄贈本刊第二期一冊。

劇本作者之煩惱

異國情調的解剖

囊

一個外國人，從一家食料店內抱了一包東西出來，在馬路傍用手一揚，隔了兩條電車軌的對面就有三部黃包車好像連生命也可捨棄地奔來。是三輛同時達到的，外國人祇一個，當然祇好用其直覺來選一輛登上了。落選的二車夫，當然要對被選的車夫報以惡聲。這時，抱了一包食料品的外國人微笑了，感到了自己地位的高崇，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口裏吹着小曲；一會和車身一同向地平線消失了。

那個外國人當時心中的愉悅，可說是一種異國情調的表露吧。異國情調，屢被文學家所描寫，第三者讀之，也頗能發生憧憬與神往。例如遊歷，購買外國的土產，無一不是出諸欲滿足此異國情緒之要求。中國的有錢人的子弟，失意的軍閥政客，其到外國去，老實說，祇想去看看外國女人吧？他們當然不知道什麽異國情緒等富有藝術性的名詞，他們祇知道、這是「外國味道」。

其實紈袴子弟及失意軍閥政客的「外國味道，」及文藝家的異國情調，美其名曰外國憧憬的實現，考其實，祇是「不了解」及「誤解」之披上一件美麗外衣而已。

試以外國人的叫黃包車爲例。地點發生在霞飛路，所以外國人云云，不待言是白俄了。三個黃包車夫，對於外國人與白俄的分別，當然沒有認清。假若知道了他是一個落魄異邦的白俄，恐不至於如此起競爭吧，因爲他們競爭的目的，爲得到較多的車錢，若知道了白俄有時竟不給錢，他們决不會如此狂奔起吵。白俄人呢，他也莫名其妙地以爲自己是「大亨」了，就泛起笑容，覺得「這是異國情調。」

由上一例，可知車夫的爭搶主顧，原是出諸求得較高車價，要是中國人能確保也付高價，他也不至於不爭搶，所以白俄人的異國情調云云，實不外一團錯誤的堆積。

更舉一個例，我國的留日學生，因爲日人衣服都不齊整，所以常因穿了漂亮的衣服，以及冬天的皮衣，招得鄉人婦女的艷羨，一般淺見的人，就覺得得意非凡。但一旦走到有一個半個「支那通」的地方，他們也許會由一種妬忌之心在背後輕輕罵你一聲「中國老」，那時，異國情調不已變爲了異國悲哀嗎？

以上兩例，自然都很極端。不過我可以斷定，凡所謂異國情調者，其根本就不外起因於對異地的不了解。覺得異國的女人美、就是因其沒有看到異國的醜女；覺得異國的人情美，就是因其沒有看到異國的壞處。商人崇拜文豪，鄉人艷羨上海，其起因均同。可是一般人却每日均在追逐可以欺瞞自己的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滿足、所以雖明知賭必輸錢時，賭依然要賭，雖然知道色可傷生，好色依然如故。所以像陶醉於異國情調的小小自欺，尚可說是自欺中的小焉者吧。

先生算起來還有點希望吧。

瞽者：照八字流年算來，怕的是凶多吉少，嫂嫂的命運也算苦的了！

村婦：那麼我的下半世不就是這麼完了嗎？就請先生代我揀個日子，讓我上吊吧！

瞽者：耶…………

甲：喂！你看小鳳的模樣越發動人了。

乙：唔！別談了，她同小三子毛手毛脚的，老實說是瞞不了我的。

甲：假使她同你毛手毛脚的，你樂意不樂意。

乙：…………

影響所及

星惠

上午

時間是一九三五年的一個上午。

太陽從乳黃色的窗簾外照進來，滿室都是柔和的光線，絲絨椅上一個大塊頭很自然的靠着；臉上露着一些微笑，嘴裏含着的一枝雪茄已剩下了半段，把煙灰在旁邊的煙缸裏彈去一些，長長的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來。煙，從白色而變灰白，悠悠地散開去，捻了一下仁丹老頭式的八字鬚，大塊頭這時才開口了。

慰安的刻片

婚姻問題與面子（獨幕劇）

張鴻飛

登場人物：老爺、太太、女、使女、

地　　點：在一個大家庭的客廳里。

老爺：『既承他們來做媒，也得給他們些面子，況且不是沒有家產的人家，那值得哭些什麼呢？』

太太：『是啦！來做媒的何先生和你爹爹在交易所也有二十多年老朋友的情義，連這些面子都不肯給他，雖然，對方的年紀倘輕，不懂得世故人情，但是他們有錢，我想阿囡嫁過去也不致於吃虧，何況還是在你爹爹老朋友上的面子呢！』

女：『嗯……嗯……』

老爺：『什麼一點也不聽話！』

太太：『不是的吧！我們的阿囡和他們的少爺眞有姻緣着呢！哭得有財有勢（水）的。』

使女：『老爺：還是吃杯糖茶吧。』

太太：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婚姻與買賣

媒婆：『盛師母！我想這些是決不會少了，請你還是受了吧！』

盛師母：『是的，既承他們看得中，那末每歲祇作三十元算來，十五個年頭也得四百五十塊錢啦！何況他們不是沒有家產。』

媒婆：『……………』

『你想，昨天行情一跌就是三元半，這幾天銀根又緊，現款一時眞沒有辦法。』

圖案織得很精細的地毯上，一雙光亮的皮鞋脚很沉重的踱過去又踱過來，他就是這銀行裏的總經理；這時正在沉思着怎樣可以使得董事長拿出一筆款子來，使銀行不生問題，而保持自己的地位。脚步忽就停住了，兩只西裝褲管可以看出畢挺的一條直線從足背上升到身體的中部，從這位總經理的輪廓上可以看出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中年男子，可是現在臉上也露着愁容，回轉身向坐在絲絨椅上的董事長說。

『近來的市面眞也是壞，提存行的很多，昨天又提得很利害，押款到期的多不來贖，房租收了幾次都收不到，行裏的開銷又大，眞沒有辦法。』

『提存行的總祇有讓他們提，這對於行是有關係的，押款到期的快些去拍，再不來贖我們就公開拍賣，祇要本金利息撈回就算了，房租不付的斷水割電，限他們以前欠的一個月內付淸，否則叫他們搬出去，行裏開銷大，祇有減薪裁員，處處節省一些。』

大塊頭說完了，擦了一根自來火，把雪茄點着了，看了一看表說：

『時間快要開盤了，我要到市場裏去看一看今天的空氣怎樣。』

大塊頭把呢帽戴上了，拉開董事室的玻璃門，總經理露了愁容跟着出來。

漢口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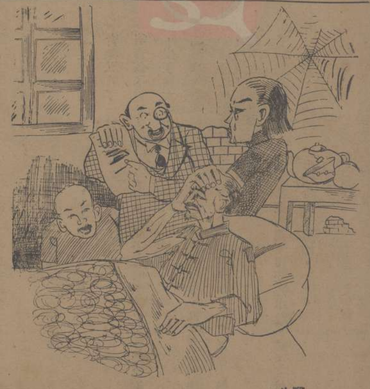
『砰』的一聲，車門關上了，車子開着一九三五年的速度向前去了。

下午

時間是一九三五年的一個下午。

一個中年男子坐在轉椅上，吸着三五牌，寫字桌前立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是在一年前從學校裏畢業考進這裏，他的學識確實比其他的同事好，可是他不是總經理的阿舅或是親戚，他也沒有董事先生的介紹人。今天忽就接到行裏的退職書，這時正在向總經理訴說。電風扇開着最速的速度，吹得牆上的日曆一閃一閃，但是他額角上依舊流着汗，心裏十分的焦急，露着一片苦臉，對着總經理說。

『但是能否請總經理寬恕一下，因爲家母這幾天病得很利害，而我的妻子最近又快要生產了。』



醫生：這張方子對於病人十分有效。

『這個我也是沒有辦法，行裏的情形，你總也知道，董事長又不肯再拿款子出來．這一點你也得原諒。』

忽就電話鈴響了，中年男子拿起話筒聽着。

『喂！是的。』

『什麼！又跌！已停板了嗎。』

說完，中年男子放好了話筒又說。

『你也不用多說了，你對我訴說，我去向誰說呢，好了！我關照薪水算到月底，再加你一個月薪水。』

二十八元一個月薪水，二個月五十六元，夠什麼用呢！房金，飯食，老母的醫藥費，妻子的生產費，大囡今年又要上幼稚園了，以後去怎樣呢；青年的腦中在旋轉着，但是什麼法子好想呢，露着一張苦臉，拉開了玻璃門，西沉的太陽，照在玻璃上可以看出總理室三個黑字。

晚上

時間是一九三五年的一個晚上。

一盞十五支光的電燈下，一個青年在寫着求事信，寫幾個字停了筆沉思一下，有時望望睡在對面的病重的老母；後間不時傳出妻的聲音，「寶寶乖，明天叫爸爸也買一輛像對門成弟一般的小脚踏車給你，快些睡。」青年這時放了筆閉着眼不寫了。

門慢慢的推開，一個老媽子端了藥走進來，正預備拿熱水瓶到櫥房裏去冲水，他的主人卻在喊了。

『王媽！你來，我有兩句話對你說。』

『噢，少爺！』

已跨出了房門的老媽子又走了進來，對着他的主人。

『王媽，你做事情很好，人也忠厚，不過…………從明天起你去做好一些的人家吧！我們這種也很苦。』

這幾句話在王媽是想不到就是他主人所要說的幾句話，既然我做事好人也好為什麼又不要我做了，在這裏很苦—不錯是很苦，事也很多，但是老太太好，少爺好，少奶奶沒有架子又沒有脾氣，這種好人家那裏去尋；況且自己鄉下難過日子才到上海來，兒子去當兵，媳婦跟人逃走，自己到上海因為人老的緣故，坐了一個多月的薦頭店，總算遇到了這裏的少奶奶，今天少爺為什麼不要我了，可是以後怎樣，回到鄉下去又不能活命，等在上海，一時又到那裏去呢？王媽這時眼裏含了兩顆乾枯的老淚了。

『少爺，那末為什麼不要我呢？』王媽帶有一些哭聲。

『唉！王媽，我們這兒苦，你去上別人家吧。』

青年又露了一付苦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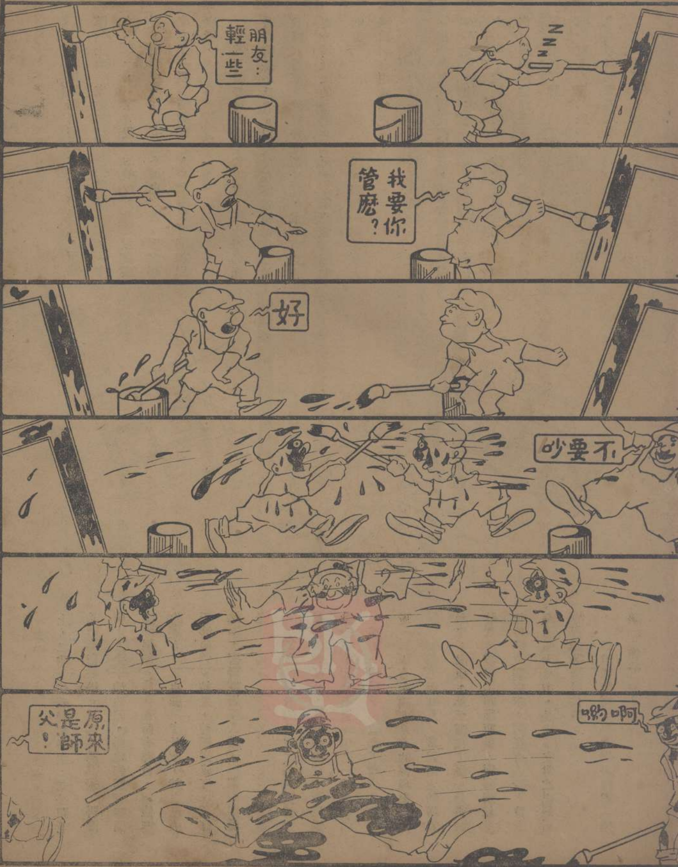
陪着孩子睡的妻這時走了進來，肚子大的緣故吧，一件旗袍綳得很緊，坐在她丈夫對面，很難過的說。

『王媽，你人好，做事情也好，這我都曉得，但是沒有辦法啊，因為少爺自己生意也沒有了，所以少爺才不要你了，我也捨不得你去，可是不去又怎麼辦呢。』

王媽這時也知道了少爺的苦衷，抱了兩隻熱水瓶，露了一付哭笑不出的老臉，拖着純遲的步伐走出了房門。

同夥之爭

小毛豆作



◘都會的騷音◘

華子

北四川路施高塔路附近一帶居民，因為轉角上的一家跳舞場常是「鑼鼓喧天」，「午夜不息」，到了放假日的前夜，竟是徹夜喧擾，使附近的住民有睡不得也之苦。因之聯名寫了一張「嘆願書」，要求領署警察加以取締。

其實跳舞場的喧擾的程度，在上海的騷音中尚是小焉者。以慣於在麻雀檯傍安息的我國人看來，跳舞音樂頗悅耳，或許可以作為一種催眠的音樂也未可知。所以假若那嘆願書而是出諸中國人之手，恐怕一定要被人視為別有用意的吧。

都會的騷音，實是都會市民的一大苦痛。第一是軋軋的電汽車音，第二是亂七八糟的人聲及無線電聲。尤其在夏天的弄堂房子中，窗子統統打開了，彼此可以看到你的動作、聽到你的耳語；因而一條弄堂內而有一家人家打了牌，開了桃花江，全弄堂的人的福份就不淺了。麻雀可以叉到天亮，無線電也可以自朝至晚地開。

記得初次來上海，住在一家書店的三樓上，二樓上住着幾個學生，老是開毛毛雨的留聲機。我因不勝其擾，叫書店主人去干涉他們，叫他們應有時間上的限制。店主人面有難色，說他無此權力，我也顧不了什麼，就自己去干涉他們、結果，他們搬走了，為了此事，害得書店主人賠了一個月空房金。

都會的騷音的改良，是研究都市問題者的本分，且也非本文中所能儘量發揮，暫且不提。但若一條弄堂內，甚至一幢房子內彼此不顧公益的吵擾，却祇有中國人才有的怪現象。

初到上海的人，常因過大的騷音而患不眠症，及至慣住了後，身體强壯者可變為了頭腦簡單，羸弱者就患起神經衰弱症來。何怪有人說，像上海這種大都市，是決不宜為沈思用腦的智識階級居住的。

但這種苦痛，叫我們去向誰「嘆願」(伸訴)呢？

生與死

嚴以霖

生物界有二件頂重大的事：生與死。據說此二事最是莫明其妙的，生物自己作不得一些主意；有人說「生」是偶然的，而「死」是必然的，雖則在年齡上有極大的差別。如昆虫的生命是異常短促的，像植物中的許多種的樹便有活到很多年代。其實「生」也未必是偶然的；當人類想到自己被送到世間來的事，好像頗偶然似的，可是從整部人類史來着眼，則「生」在生物界中比「死」尤爲必然，而且重要的現象。

在生物學者的眼中的「死」，原是平常不過的：細胞的潰崩。可是世人對于「死」，總感到很神祕。甚至於對于「死」起了極大的恐怖，如高爾基在托爾斯泰印象記所叙述，托爾斯泰的晚年是在多麽可怖的情緒中渡過。有許多老人因爲迷信鬼神的也很多。因爲人類是極複雜的東西，所以單靠生物學的解釋，——其解釋雖則明確，總覺得不滿意不足夠。

厭世哲學家叔本華在論自殺一文中說道：

「當在可懼之噩夢中，吾人達於最大怖畏之頃，其夢卽醒；於是乃將夜中所生一切可厭之相，盡行遣去。生活乃一夢；當最大怖畏之頃，迫吾人解脫時，則有同樣的事出現。」（引用蕭贛先生譯文。）

叔本華對于「死」的解釋，含有頗多哲學的「美」。可是對于「生活乃一夢」一言，固可認爲佳妙的比喻，然而在我們解脫時，能否有像噩夢初醒時的情景的出現，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爲待人類逝世以後，什麽知覺都沒有，却可斷言的。

在論世界之苦惱一文中，叔本華又說道：「快樂常不及吾人所希望之樂，而痛苦乃遠過吾人所預計之苦」。（引用釋文全前）如此說來，則人生的苦痛常超過快樂。我偶爾想起一個巧妙的比喻：人生像商業世界中以一筆資本作爲投資或投機的手段，去賭博輸贏。人類的生活卽是投資或投機，如果快樂超過苦痛，便有盈餘或利潤，（Profit）苦痛超過快樂，則係虧本生意，（Loss）快樂與苦痛相等，其情形恰與開支（Expenses）與收益（Income）相抵一樣，是既無盈餘，又不虧本的生意。如叔本華的所言，「人生的經營」常常是虧本的生意。人生既多虧本生意，那麽不如抽回資本，退出商場。於是便採取「死」以爲解脫手段；自然，隨之便沒有享受快樂的權利，也沒有在人世受苦痛的主義。

「死」確是上述那麽一回事，人生也就是一回賭博。

對于叔本華的「痛苦超過快樂」一說，其實是大有疑義的。卽使我們承認叔本華所言：「快樂常不及吾人所希望之樂，而痛苦乃超過吾人所預計之苦」。然而，此二言決不能認爲人生的痛苦便超過快樂。因爲人類所希望於快樂的常是奢望，對於痛苦的預計則常「低估」，（Under-valuation）其結果遂如這位厭世哲學家的意見。所以卽如叔氏所言，對于實際所得的苦痛與快樂加以測量，而也有快樂超過苦痛的極多可能性。

在商業世界中，每一行商業，每一個商號店舖的盈虧，全視其經營方法如何。經營得法者，自能得利，反之亦然。此情形證之於人類的生活，也得同樣的結果。我們設「人生」的商店，有精密之計算，周密之管理，貨物有暢緊的銷路，無不賺錢。故曰：人生的愉快與痛苦的決定，一如商號的盈虧在乎管理得當與否，乃在乎我們經營「人生」得當與否，努力與否而已。

周作人先生在死之默想之文中，曾引用希臘厭世詩人巴持達恩的小詩云：

「你太饒舌了，人呵，不久將睡在地下；

住口罷，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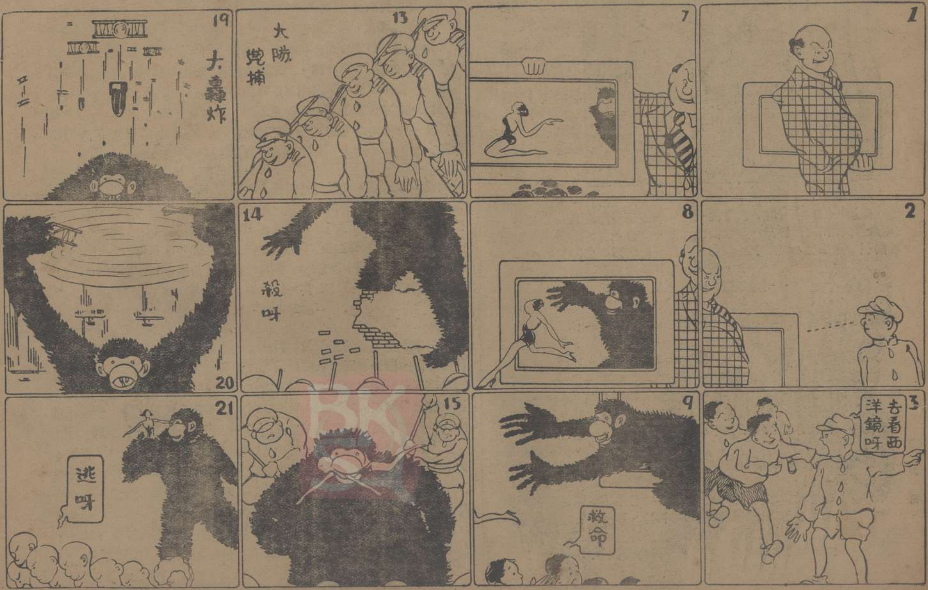
周先生以爲這是狠有意思的話，我以爲不盡然。非僅覺得不盡然，却以爲那位詩人活不知趣；在我們生存時，正如商號正在努力經營中，豈用思索那商號倒閉的事，——死。的確「死」不但像上述抽回資本，退出商場，更像商號的倒閉。

從前偶續William Hazlitt的小品文，劈頭便是一句含着無窮意味的妙語：大意謂「沒有一個年青人會想到他將來會死去的」。

這句妙語顯明地啓示着「生」的意義。

論價

猩猩皇金鋼



「真個好景色！」他得意地說。

胡考作

當家人沒有回來

啊喲
空軍進攻
救命
哈哈
完

惡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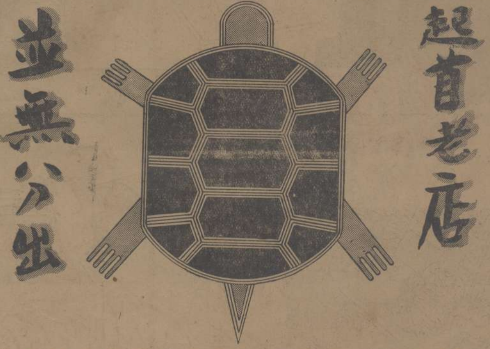
工餘

鼠患

老牌與新牌

買起東西來，老牌的總比新牌好，請起敎員來，老敎授也比初出茅廬的好。又如工廠的工人，老的叫熟練工人，新的就不值錢。一爿店舖，有時也過意把其招牌薰得舊舊的，使人對其過去的歷史起憧憬。最後，一篇小說，一段隨筆，其吸引力全依筆者名字的牌字新老而定，「價錢」也是舊貴新賤。

老牌的「賣老」「出風頭」，其歷史已很久了。可是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代封建社會而興後，老牌的勢力却在漸次收縮了。觀於為資本主義的集中表現場所的大都市，除老牌之外，「新興」「新進」新什麼……等名詞也頗有撩人的力量，就可了然。汽車要新，洋服要新，旗袍就一年一換，電影館新上加新，差不多每年要增加一個，（例如夏令配克等，頗有過去的光榮歷史，但現在則已被全無愛惜地遺棄了）同是弄堂房子，有抽水馬桶及鋼窗的新屋當然比二上二下或三上三下的舊宅大佳宅為佳。所以住在都市的人，差不多每年都在享用「新」，而把舊的送至仍在崗封建生活的窮鄉僻壤去。



新牌雖然風擁雲起，但一般守舊的仍不肯忘記他們的老牌。例如上海的幾家酒店及茶坊，在「舊勝於新」的口號下，始終不肯在暑天備一把風扇，冬天置一只火爐。坐在四方桌傍的骨牌凳上，彷彿回到了數百年前的時代。可是，此種現象固能永久繼續得住嗎？不！不！不是因營業清淡，就因同行的守不住清規而犯規地謀了出路，他們團體之內首先起了裂痕。所以此種聊聊幾家的守舊的老牌，除存在為歷史的殘跡外，其消滅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依進化的原理說，新的乃由舊的蛻變而來，總得勝過舊的。除非新的是劣粗不堪的騙人物，但也不能祇怪新，市上不是假古董跳梁橫行嗎？中世時代，有所謂基爾特組織者，他們對於新加入者的限制頗嚴，意欲獨占他們的技藝及工商業。在往例中，已可看到守舊老前輩之抱後生可畏之念。至於近頃的所謂老牌，則此種排他的份子已完全沒有，說得露骨一些，是所謂依老賣老，含有一些乞憐的情狀罷了，意即說，「我是老牌。你們總得原諒一些。」

因此，與其老牌，我甯取新牌。

經　理：我只需要一個送件的工人，你們試說出工錢來吧。

傭人甲：先生，每個月三塊錢夠了。

傭人乙：老爺，只要有飯吃，我什麼都不受了。

林浪民作

都市之夏

金劍凡作

看相

史毅作

本刊承印者

精藝

製版印刷社

承裝

彩色 相照版
凹凸 影寫版
照相 珂羅版
三色 銅鋅版
彫刻 金屬版
彩色 幻燈片

承印

各種大批印刷如精美月份牌商標雜誌封面小畫片銀行簿記書報等擅長代客設計佈置廣告美術畫件等應有盡有無不力求改革承蒙賜顧無任歡迎

現代

紙版製品公司

承接

各種大小新奇中西紙盒裝訂書籍出品精良決無凹凸不平等弊倘承惠顧約期無誤此係本公司之言喻

(接洽處)本刊代達可也或請打電話三三一〇七

弄巷裏（夏之速寫）

天野作

一九三五年漫畫界之新異彩

不日出版

章木郎傳

張鴻飛著

徵求預約一千本十月底截止

每册祗收成本一角（郵票通用）

上海甯波路永大銀行國際廣告社內大衆漫畫社印行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部 阿英校點 實價五角

袁小修日記

袁中郎先生兄弟三人。世稱公安三傑。小修先生是中郎先生之弟。其文章尤爲士林所推重。中郎文集中亦處處提到。自謙不及。遺著有珂雪齋集和外集遊居杮錄二十卷。全集二十卷本。現已亡佚。據沈啓无先生在人間世第三十一期所作珂雪齋外集遊居杮錄說。周作人先生有一部十一卷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部十五卷本。琉璃廠書肆中曾發現有一部十三卷本。他去買時已爲人先購去了云云。本書之珍貴有如斯者。阿英先生家裏藏有一部最完整的十三卷本。包含小修日記全部。這顯然是珍而且孤的了。本書就是借阿英先生珍藏的這部完整的孤本排印。幷由阿英先生親自校訂。作爲本叢書發刊之第一部。日記文字比任何文章眞摯動人。就其是出諸公安派文傑袁小修先生之手。小修嗜酒任俠。以豪傑自命。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半天下。入闈後與當代朝野名士相形往還。言行尢多記述。使讀者得窺見明代文人生活之一斑。已讀袁中郎全集者。再讀本書。則對於中郎之思想學術。更多了解。未讀中郎集而先讀本書者。則將來再讀晚明諸家小品時。已能於各作家之個性品學。了然於胸。獲益匪淺。初不僅以其孤本之珍貴已也。〔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印有樣本歡迎索取〕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四馬路二三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潔膚美容

固本香皂

固本香皂，品質香韻，均極優良，現欲使大衆認識，及與舶來品競爭起見，定價特廉，誠價廉物美之國貨。

去垢消毒

固本藥皂

固本藥皂，質料精良，消毒護膚，效力偉大，用以潔手沐身，洗滌巾帕，可防止病菌傳染，洵日常必備之衛生用品。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二部

柳亭詩話

康熙天苗園原刊本

宋長白著

辛味白校點

由陰宋長白峯舫。清初人。著「柳亭詩話」三十卷。其朋人羅坤序之曰：『宋人久有詩話。在人耳目間。條舉縷分。固自可喜。第求其考察典核。陶冶性靈。尙未之講也今岸舫自三代以迄今茲。凡涉于詩句。詩。詩之格律。詩之長短，本末名物家數。無不兼收畢舉。而一字半語。具有根據。正訛闢謬。得益無窮。』蓋已盡其所長矣。

本叢書於詩文評類之佳籍。亦有盡量排印。此書向無排印本。康熙初天苗園原本流傳已罕。光緒間重印本則字跡漶漫。不可卒讀。不爲及早流通。後之人將不可得見其書矣。今依康熙初印本排印。精加校點。俾研究舊詩者。得識唐宋詩人作詩。無一語無來歷。而彼。引用變化。亦正有所本也。讀本書後。再讀諸大集。得助匪淺。（零售全二冊實價八角）

本刊特權
凡剪此廣告至九芝堂購藥概打八折

一國人有一國人的體格
中國人應當吃中國藥
寶筏救世 萬毒力除
花柳白濁橫痃下疳瘡癬癧疽各種毒症
屢試屢效 萬試萬靈
每盒祗售大洋壹元

大毒丸

上海九芝堂藥局
梅白克路祥康里七十三號
電話三〇三四七號

學油畫鋼筆畫請加入忠彪函授學校 上海甯波路廿號國際廣告社內 編

徵稿

本刊漫畫漫文及其他有趣味之攝影木刻等均歡迎投稿文畫各自負責
來稿一經刊載均現金奉酬欲退還請附足郵票稿費單概於月終寄出
來稿請寄上海甯波路廿號國際廣告社內大衆漫畫編輯部

本刊已呈請市政府內政部登記

大衆漫畫
創刊號另售貳角
民國廿四年十月出版

發行人 胡忠彪 胡忠飆 地址與社址同
編輯人 張鴻飛 張義璋 凌溥虛 陳青如
總代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所 精藝製版印刷社 大通路四五六弄口十五號電話三三一〇七
社址 上海甯波路廿號 國際廣告社內

學漫畫請加入十聯漫畫函授學校 上海愛而近路祥新里廿六號